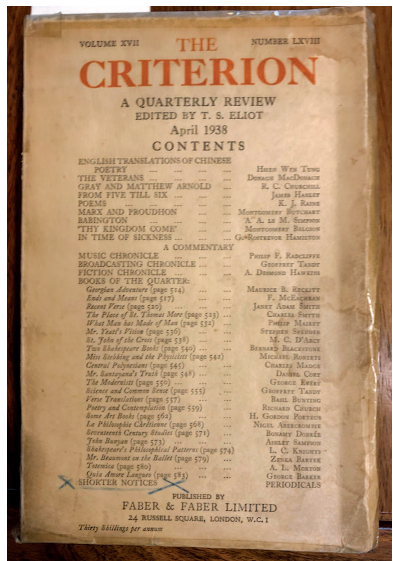


旧书补缺

陆建德



阶段准备发表的文字。现在国内外图书馆收藏的《标准》杂志，大都为重印本。费伯的老板之一杰弗里·费伯是艾略特的好友，应该有人为他立传。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的徐敏教授近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访问，得知我那册《标准》杂志缺少第587页至590页，就通过馆际借阅平台谋取这些缺页的复印件，7月31日用电子邮件发来佛蒙特州的明德学院提供的所缺书页，内容是几篇新书简介，有一本书的书名为“印度和西方哲学：对比研究”。（这本书如果翻译过来，或可稍稍解救“中外”“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毛病）。目前美国疫情还在以每天新增数万病例的速度蔓延，但是学校的图书馆依然提供出色的服务，这是让我感动的。

越过太平洋，补齐《标准》的缺页，心里自然开心，于是就请远方友人黄若泽博士了解一下这份杂志的收藏状况。他经过一番网上搜索，发现《标准》杂志偶见于英美旧书店，每册售价在美元二十元至一百二十元之间。在国内，北大图书馆收藏的《标准》杂志最多，但不全，而且是1967年的重印版。四川大学也有一些，同样的版本。复旦大学仅一册，不过应该是原版。笔者感谢若泽的同时，又想到过刊的保存。

燕京、北大和清华等校图书馆原来西文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为数可观，院系调整的时候，不少期刊大概不再续订了，但是过刊如何处理？公共图书馆空间有限，旧刊就同旧书一样，有的应该进旧书店，甚至其他地方，对此不应多愁善感。但是，难的是取舍。十几年来，笔者在潘家园旧书市场买到1935年的两期合订的英国文学季刊《今日生活和文学》(Life and Letters Today)，纸张厚实，封面盖有燕京大学英文系图书馆英文印章，末页盖一枚中国书店标示售价的小章(6元)，封三粘着插借书卡的纸袋，上印中英文“燕京大学图书馆”字样。这两期杂志刊有安德烈·纪德、格特鲁·斯坦因和阿拉贡等人的文章以及玛丽安·摩尔和迪兰·托马斯的诗作，它们大概是从北大图书馆流入市场的。

在院系调整前的上海各校中，圣约翰大学必定有很多人艺术领域的外刊，或许还包括《标准》。据可靠消息，这些旧刊的继承者，不是在圣约翰旧址办学的华东政法大学，也不是华东师范大学。它们现在何处？笔者摆脱不了执念，竟梦见其中一部分未装订成册的杂志经打包装箱，还存放在沪上某机构的书库，有待拆箱整理。如果这篇小文章能使它们重见天日，那就是最大的收获了。既然旧刊可以补缺，也应当能够拾遗。

窗外的暴雨声打断一番话，睁眼又见这本《标准》。本来今年要去英国，还想访书，因疫情作罢。伦敦查令十字街的旧书店，别来无恙？

艾略特1965年1月4日辞世前，费伯出版社已计划重印全套《标准》。重印本共十八卷，1967年年初问世，第一卷卷首是艾略特的单页《序言》(未署时间)，这或许就是他生命最后

李清照流传下来的诗文极少，两千余字的《金石录后序》，可能是最长的一篇了。《金石录》为其夫赵明诚所著，李清照协助整理。丈夫去世后，李清照继续整理、保存，并于绍兴四年(1134年)写下了《金石录后序》(下称《后序》)。从嫁给赵明诚开始，直至《后序》写成之日，前后经历了34个春秋。李清照的研究者，均奉此文为主臬。然而，关于此文形成的前因后果及其所隐伏着的创作本旨，仍值得细加探讨。

李清照生活的巨大变故，是从“靖康之难”开始的。

在金兵南侵、宋王朝南逃之际，特别是丈夫病故以后，乱世里的歹徒、掳客、兵痞，无不觊觎着那些跟随着李清照四处转移的金石文物，就连于戈倏扰之中流窜着的宋高宗，也暗暗垂涎这些珍贵藏品，政治谣传里竟杂有李清照家“玉壶颁金”(意为通敌)之嫌疑，这就更让李清照惊恐万状。一个寡妇家要携带这些金石文物接连转移，难度太大了。在不得不追随流寇的宋高宗时，为了表明心迹，李清照在《后序》里自然得详尽说明所有藏品的集藏过程。她非常清楚，若将这些文物的来龙去脉罗列清楚，后边的麻烦就更大。

围绕自己的身份，李清照以私人化的笔法将全部过程描述得绵密有致，详细委婉，使得《后序》远远突破了寻常序文既定的藩篱。李清照去世不久，洪迈就在《容斋随笔》里抄录此文，并附有评论：“赵氏后，惘惘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此文独辟蹊径，为诸多论家所激赏，流布的范围远远超过了《金石录》本身。这里遗留的问题是，论家一致认为《后序》详尽记载了一个“官二代”的美满家庭在战乱中浮沉、毁灭的悲惨遭遇，在感慨其伉俪情笃、志同道合的同时，无形中却是轻忽了在行文之际，李清照对丈夫赵明诚是颇有微词的。

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朝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亟责指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道意，而反取悖悖。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列缺，本不论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

丈夫是以卷帙至上的严厉家规“恶责”妻子的。李清照服从、隐忍、委曲求全，只能在自己衣穿戴上刻意减缩，市取“副本”以防备并应对丈夫的严苛责难，谨小慎微，有苦难言。至于文中的李清照博闻强识，聪颖巧慧，胜于丈夫，仅仅属于李清照个人的良好感觉。问题是，宰相之子赵明诚曾入太学学习，且因为学识出色而谋得要职，对妻子这个一厢情愿的心理感觉，他能认可吗？

就在留京读书时，赵明诚觉察到妻子在诗词方面有可能与自己并肩，心里便不大受用，于是关门谢客，花了

重读李清照

杨闻宇

就算冠之为“婉约之宗”，这评价实在也小觑了李清照。

三天三夜，填成五十首词，将李清照所寄的《醉花阴》也夹带其中，让同窗好友陆德夫进行品评。陆德夫品味再三，最终，还只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醉花阴》。将此事与不慎损毁污书册而受到惩罚的闹房琐事联系起来，也足以说明自我感觉良好的李清照在丈夫心目中的实际位置。男尊女卑，有地位的官僚，妻子在其心目中的位置是固定着的。

因金兵进犯，李清照1128年初离开青州奔赴建康赵明诚处；9月，丈夫起知江宁府，半年后，赵被罢免；夫妇二人便沿着长江西行(行程中一直携带着重宝的藏品)，5月到达池阳，正打算落脚，赵又被起用出守湖州，并须先赴建康，接受朝廷敕命。

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载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奔辇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江边分手时，面对以心血集聚起来的文化遗产，夫妻二人在战乱之中共通的责任感确实感人。而行将飘零的赵明诚，却是以官老爷蛮横、武断的姿态指使妻子的，即便是面对恭顺的奴仆，也能那样令他抱着祭器“与身俱存亡”吗？“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算不算一副凶相？舟中的李清照望着江岸上霸道、凶悍的赵明诚，“余意甚恶”，这个“恶”字，仅仅是“情绪不好”所能解释的吗？

再往后，就是夫妻诀别之际：“余悲泣，仓皇不忍回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葬毕，余无所之。”悲切、凋零、凄惶，无所依归的一个孤身女性，是怎样的痛苦、寒心！这里的殊无分香卖履之意，不仅是对妻子下一步的生活没有安排，而且，让读者更加怀疑赵明诚另有妾室的可能性。李清照多年间未能生养子嗣，丈夫又是个笃信“无后为大”的官僚，心思缜密的李清照对已经辞世五年的故夫在词句中引用“分香卖履”的著名典故，绝对是反反复复斟酌而相当慎重的。

夫妻系统是极其微妙的，李清照行文时没有回避纠缠交错的二重性，尤其是微词闪烁、欲说还休的反复暗示，也为她再走一步的重嫁悄悄埋下了伏线——夫妻情分，纸薄而已，她还有为之守节的必要吗？

二

李清照嗣后的抉择，全然是降临

的巨大困难造成的。时局动荡，颠沛流离中携带众多藏品，更易于成为脆弱可欺的攻击目标；而李清照相机再嫁的心理原因，也不仅仅局限于日常感情上的嫌隙，从北方南下之后进入江宁城里，李清照精神上有过更为惨痛的伤痕：起知江宁府的赵明诚任职半年，怎么又被罢免呢？原因是在一场暴乱的前夜，他什么也不要了，独自缒城而逃。这起暴乱虽然被一位将军平息下去，可在李清照敏感的心灵深处，这可是夫妻之间在危难关口上的生死抉择啊，她能够无动于衷吗？

窝囊的赵明诚既被罢免，便带着妻子离开江宁，乘舟沿长江西行，打算在赣江流域择地而居。1129年初夏，行经安徽和县时，他们应当是造访了乌江边的项王祠。因为《金石录》里列有项王祠里的唐代碑铭(藏品或许就放置在江边的船上)。这是李清照生平里仅有一次的行经此地，所以，“生当作人杰”的《夏日绝句》，只能是此时此地的产物。

抒发情怀底蕴的这首诗吟成时，须藏掖不露，不能让丈夫发现，因为心仪“木兰横戈好女子”的李清照，诗里的针对性实在明显。尽管，诗作嘲讽的对象，也未必就是赵明诚——国衰家败，山河破碎，那是个朝野上下窝囊透顶的时代(软骨头的赵明诚，与宋高宗是一路货色)。笔者所留意的是：丈夫为官，一见风吹草动就胆小如鸡，一个人顾自逃命；突闻升官，马上又变得颐指气使，凶相毕露，女人嫁给他这样一个男人，内心深处是何等滋味呢？如果从夫妻感情上深入推断，丈夫死后，襟怀云水的李清照就更有萌生改嫁之念头。流离奔波之中，寻寻觅觅，她很有必要去选择自己心目中“人杰”式的伴侣。

爱河，在尘世间诱惑最烈也最是回测。纯真女性，说到底，是渴望有人爱她的，且比男人更不能忍受孤独，而这般时候，女性最易犯的过失是轻信。孤寂的李清照决意再婚，本是想在残存文物之外弥补些感情上的慰藉，没料想反而致成终生最大的失误——因为“信彼如簧之舌，惑兹伪锦之言”，她所选择的对象是张汝舟出身。张汝舟假借如共度艰危的正人君子，后人也见不到字字珠玑的《后序》了。

武官出身的张汝舟能会说会道，满嘴、满腔皆是莲花坠落。其诱婚的真实意图是占据其金石藏品。当李清照发觉他怀揣鬼胎时，张汝舟则亮出本相，“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国破家亡之恨、丈夫病逝之苦、流言蜚语之忧集于一身的李清照，突然间又面临引狼入室而招致的老拳暴力，一下陷入极为罕有的两难境地：维系现状吧，会不断遭受虐待，最终失去财产甚至生命；倘决心做个了断，她则会成为公众羞辱、嘲讽的笑柄；寡妇人再嫁，旋即又起诉丈夫，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啊？如此闹剧，只会让才女声名狼藉。

几陷绝境的李清照，果决地选择了断。她不以家庭暴力提起诉讼，而是指控张汝舟“妄增举数人官”的行径。以洞房私语为铁证摊牌于公堂，借助国法来回击嚣张的歹徒，“打蛇打七寸”，勇敢、巧妙地展开交锋，足见李清照是悲愤刻骨却又坚韧不拔，刚烈、胆识是炽燃于柔弱躯体之中的。后世论家认为李清照是词坛婉约派的杰出代表，且冠之为“婉约之宗”，这大约也只能限于“词坛”范畴。倘若作为总体评价，实在也小觑了李清照。

三

这场官司的判决结果是张汝舟被免职，发配到边远的柳州。宋代法律，夫妻间若有一方发起控告，无论结果如何，原告须拘禁两年。如此，李清照也被投入监狱，可在9天之后就重获自由。法律能网开一面，很显然，此案是得到了翰林学士蔡崇礼(宋高宗的亲信，赵明诚的亲戚)的疏通与关照。结案后，李清照给蔡崇礼写了一封雅致的感谢信，简述这场婚变，以羞愧难当的心情写下了“忍以桑榆晚节，配兹驱除之下才”的自责、内疚的文字，在感戴恩人帮衬之际，她诚挚、痛切地进行忏悔。信里兼责张汝舟的不是个东西，则是弦外有音：赵明诚才是自己真正的夫君。岁月足

以变易人的心态与思维，待到写《后序》之时，李清照则展开叙述她与赵明诚之相爱、相知之深。关于奇耻大辱之对簿公堂，则只字不提。

《后序》与写给蔡崇礼的书信对接、相衔，两者比照阅读，《后序》“用意隐然”：在险恶风浪之后重新梳理不胜死生的新旧之感时，李清照尽情叙述自己的艰难处境，乍看是以深婉、真挚的回忆来纪念早期的婚爱生活，内里却是要获取广泛的同情和理解，竭力要挽回此前的命妇地位，恢复才女固有的身份，重新返回丈夫大精英阶层。李清照对《后序》惨淡经营，其目的是将此文磨砺成与世俗抗争的最得手的武器。聪慧的一代才女，上天体悯，早早就赋予她化笔为剑的卓越条件。

挽回地位的过程中，《后序》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一时难于理清。而1143年李清照在向皇帝进献岁帖子时，同时呈上亡夫的《金石录》，则证明是已经恢复了命妇的地位。为此《金石录》，夫妇二人三十多年间备尝艰辛，李清照晚年能有这样一个结局，与她苦心孤诣地完成《后序》，并以为之“把手”而紧紧地抓住了《金石录》这个关键性的救生圈，关涉至重。

《后序》临近收尾时，有这样几句蕴含深至的概括：

今手泽如新，而(赵明诚)墓木已拱，悲夫！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书灭图；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高屋建筑式的发问，回肠九曲的叹惋，强调金石之聚散乃天意使然，是在暗示自身所遭遇的重重苦难实为命运之劫数，任何抗御都是徒劳的，其间也缠绕着解脱、自嘲的意味。更为机巧而得体之处，则是顺水推舟地荡开一笔，淡化了宋高宗当年觊觎过金石文物的心思、意图。

丽塔·费尔斯基认为：“女性写作的真意，需要在其言下之意、晦涩的表述及含蓄的暗示中摸索，此番真意在往离经叛道、不见容于世人，因此，它在文本中埋藏得极深。”《后序》距今，将近900年了，它是李清照在浩劫的巨大波澜里反复淬炼成的精品，思绪如行云流水向宏阔，往昔重理实含意深长。《后序》其文，实为女性刚柔铸成的别一种刀枪剑戟，可遇而不可求，乃天意与天才巧相遇合的文字精品。

李清照的年寿，有专家考证是活到了80岁。如果是这样，其晚年生活，与天真、如意的少女时代很有些遥相照应的意味。不同的是，青春期的婉约期属于天赐，后一个婉约期则是从长风巨浪中发奋、拼搏争取得来的。

在中国女性备受歧视、侮辱的大背景下，出身缙绅之家的李清照终于没有依随旧辙而成为男人的附庸，也没有沦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贵妇人，相反，她顽强地跨过了时代的坎坷和严酷现实强加于她的一道道枷锁，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女性。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世界天文学界以“李清照”命名水星上的一道环形山脉，宛若女神之归位。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李清照的《武陵春》里这样写道：“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小乔初嫁”时，她何曾想到自己是被插在了一摊牛粪上；嗣后的竭力再嫁，却又被移插在了一摊狗屎里；晚年拼命进行挣扎，总还算幸运，可也不得不顺从于苟安残喘的南宋王朝。如此坎坷的遭际也在证实：才女想要从红尘世界里觅得真正的爱情，总体上是现实的。她们所追求所向往的，只是在梦中，如红楼、牡丹亭、杜十娘，或在坟莹内，如梁祝、罗密欧朱丽叶。

再者，才女不是天生的，而只能是从苦难的漩涡里磨砺出来的，其缜密深邃的内心世界要得到人们的理解，要觅得知音，同样也至为不易。

李清照之前百余年的李煜，也是词作高手，王国维的评价是“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现代的学者郭沫若先生，在游览李清照的故乡时，曾写下一副这样的对联：“大明湖畔曾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诗词文章，只能是作者灵魂底里的闪光。这样评价李清照，也有些荒唐——李煜其人，与“人杰”“鬼雄”实在不沾边啊。

类似于李清照的女性，历史上可能也还出现过，可惜，她们没有留下《后序》这样精湛、深邃的文字，也就泯然无闻了。文章千古事，此言非虚；而能够流传千秋的文章，却是稀有、罕见。



一杯酒(油画) 维米尔 [荷兰]

笔会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